



彼得一世

阿·托爾斯泰著

彼 得 一 世

阿·托爾斯泰著
邵祖丞譯

編號：118

彼得一世

類別：文學藝術

著者 [蘇聯] 阿·托爾斯泰
譯者 邵 祖 丞
出版者 上海出版公司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發字號
地址：上海市四川中路346號701室

排版者 蔚文印刷廠
地址：上海市長樂路256號

印刷者 文明書局印刷所
地址：上海市西藏路337弄90號

經售者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

原書名 Peter the Great, Book II

著者 Alexei Tolstoy

英譯者 Edith Bone and Emile
Burns

原出版者 Victor Gollancz Ltd.,
London, 1936

定價：人民幣9,500元

字數：181,000 印數：1—14,000

開本：762 $\frac{1}{2}$ ×1067 $\frac{1}{2}$ 1/32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二月第一次印刷

印張：11 $\frac{3}{16}$



彼 得 大 帝

(從德本文“彼得一世”複製)

本書提要

本書是小托爾斯泰的歷史小說名著，曾榮獲一九四〇年斯大林文學獎。內容寫彼得大帝自從到西歐各國去參觀了新事物和學習了各種專門技術歸國以後，便大刀闊斧地積極的從事於革新運動——改良社會風俗習慣，鼓勵商人創辦工業，發展對外貿易，又建立海軍，整頓武備，終於隔服了土耳其，戰勝了瑞典，使一個落後的俄羅斯轉變為一個進步的、強大的、西方式的國家。



阿·托爾斯泰像

(耶爾—克城夫青柯繪)

世界文學叢書

上海出版公司

第一章

一

雄鷄在灰色的曙光中啼着。一個二月的早晨懶洋洋地來到了人間。幾個守夜者，亂七八糟地裹着他們的羊皮長褂，在撤去街上的柵欄。爐灶裏冒出來的烟霧低浮在地面上；新烘麵包的香味充滿了彎曲的街道。一個騎馬的警衛，經過別的崗位的時候，查問晚上有沒有搶案。『怎麼會沒有搶案呢？』被問的人答道，『他們到處在搶劫。』莫斯科慢慢地甦醒了。鐘手們爬上鐘樓，冷得直哼，等候着『伊凡大帝鐘』敲響起來。大齋節的鐘聲悠悠地、緩緩地傳遍了朦朧的街道。教堂的大門軋軋作聲地開了。教堂的執事們舔了舔他們的手指，摘去了晝夜不熄的聖殿燈的燭花。乞丐、跛子和殘廢的人們爬上了教堂的門階坐下來。他們的嗓子都餓得沙啞了，低聲地在

互相咀咒。他們各自劃了個十字，在點燃着溫暖的蠟燭的外廊裏擺動。

一個赤脚的傻子跳躍着過來；他裸着背，混身臭味。台階上的乞丐們都驚異地叫了起來；有一大塊生肉在傻子的手裏。他當門坐下，把他的麻鼻子貼在膝蓋上，等人來多了再說。

街上亮起來了。各處有門戶砰上的聲音；商人們都束緊了他們的腰帶，向市場出發了。他們打開店門，都不像平時那樣有勁。烏鴉在浮雲底下飛翔。沙皇在冬天一直用生肉餵鳥，成羣的鳥不知從那裏來的，把所有的圓形屋頂都給弄髒了。教堂門階上的窮苦百姓都偷偷地在說：『戰爭和病疫要來了；這個冒牌的皇位，據說，祇能維持三年半。』

在往年早晨這個時候，中國僑民區總是充滿了喧嚷、喊叫和人羣。運貨車會從莫斯科河對岸裝麵包來；雅羅斯拉夫大道上擠滿了運家禽和木柴的貨車，莫及斯克大道上到處是乘在三頭馬車裏的商人們。可是你現在去看一看，你就祇會見到兩掛小車子販賣着腐爛的肉類。一半的商店關了門。郊區和莫斯科河的那一邊都荒無人煙。槍兵們以前居住的處所，連屋頂都給扯去了。

教堂也空了。許多人都_不願進去，因為正教的祭司讓舒服的生活給搞壞了——正像那個冬天在莫斯科幫着執行砍頭和絞刑的那些人一樣。●有幾個教堂裏，祭司不肯做彌撒，祇是噙着自己的鬍鬚，對了司事嚷叫：『打那個大鐘呀，你這傻子，打得響些呀！』但是無論他們打得怎樣響，人們依舊不理不睬。

街上還是一樣有人——大貴族的僕役們、幫閒們、各種到了夜晚才出現的流氓和那些從這個院子到那個院子串門子的人們。許多人麇集在酒店四周，等候開門；他們嗅到了大蒜和大齋節餅的香味。一輛輛貨車裝載了火藥、鐵炮彈、纖維和鐵器從納格林娜河對岸駛來；它們在縱橫的車轍上轉轉而過，渡了莫斯科河，走上佛羅內茲大道。龍騎兵們穿着新的羊皮褂子，戴着外國式的帽子——還留着小鬍子呢，好像他們不是俄國人似的——他們提高了嗓子穢褻地咒罵着，又拿他們的鞭子抽打蒼御者們。人們說：『德國人又在把我們的沙皇趕到戰爭的路上去了。我們的沙皇正在佛羅內茲同了一班德國的男女們，吃着大齋節所禁止的食物呢。』

●一六九八年十月，彼得大帝因為格呂克兵們曾經協助了蘇俄亞公主叛變，事平以後，命令把他們一律處死，執行大刑的都是些顯官和大貴族。

酒店門開了，酒店老闆，一個他們全熟悉的人，來到了門口。他們的談話靜了下來：沒有一個人笑了——他們看得出災難已經降臨到了他的頭上；他的臉是光光的了——上一天他在拘留所裏遵照着皇上的聖旨把鬚鬚完全剃光。他的嘴唇併得緊緊的，好像在哭；他劃了個十字，皺着眉頭說：『進來吧！』大街的斜對面，教堂台階上的傻子像狗一樣跳了起來，抖動他咬住的那塊肉。男男女女都跑上去看他。

忽然來了一聲大叫：『讓開！讓開！』祇見許多插着紅羽毛的帽子、假髮、鬚鬚剃得光光像畜生一般的長嘴喙，在羣衆的頭頂上下蠢動——它們是屬於騎在龐大的馬匹上的人們的。百姓們都擁到籬邊和雪堆上面去。一輛金漆的有玻璃窗的馬車走過了。馬車裏面筆挺地坐着一個濃裝的女人，像是一個沒有生命的木偶；她堆得高高的頭髮上頂着一隻滿飾着金鋼鑽和絲帶的氈帽，她兩個肩膀一大半插在黑貂皮的手筒裏。他們全都認識這個貨色，她是從德國僑民區出來的皇后，安娜·蒙思。馬車轉到了一排貨攤中間，慌張的商人們早就拿着綢緞和絲絨跑出來迎接了。

可是那合法的皇后，也芙特基亞，在秋天初次下雪的時候，便由一輛平常的雪橇送到蘇斯達爾的修道院去了，在那兒連續不斷地淌眼淚去了。

『弟兄們，好朋友，給我點東西喝喝吧。啊！我渴死了！昨天我把我的十字架都吞下去了！』

『你又是誰呢？』

『一個從派萊克來的聖像畫師——我們不知從什麼年代起就幹這個生涯了。可是在目前的情形下——這是孽障！』

『你叫什麼名字？』

『昂德羅希卡。』

這個人沒有帽子，也沒有襯衫——身上祇是些破爛的衣服。他的眼睛發紅，臉是瘦瘦的；可是很有禮貌，他大大方方地來到他們喝酒的桌子旁邊。這種樣子的人是不容易拒絕的。

『那麼，坐下來吧。』

他們把酒斟給了他，便繼續他們的談話，一個頸項細細的、近視眼的鄉下人機

巧地談着：

『他們把槍兵正法了。好吧，那是沙皇的事情。跟我們沒有關係』——他舉起了一隻彎曲的手指——『可是……』

一個穿着槍兵長褂的善於奉承的城裏人——當時有好多人都穿着槍兵的長褂，和戴着槍兵的帽子：槍兵的老婆都哭哭啼啼把他們的所有物給了別人，幾乎不收什麼代價——用他的指甲輕輕地叩着錫的酒杯說：

『不錯——可是……你看——不錯。』

狡猾的鄉下人對他揚揚手指說：

『我們安靜地坐在這裏。……可是你們在莫斯科却時時有危險。那就是說把槍兵吊死在城牆上是有個道理的，恐人民就是一個理由。要點還不在這裏呢，老百姓。你們，好朋友，都在奇怪沒有糧食運進莫斯科去。好吧，不必希望了。情形要更壞呢。今天——事情很有趣，同時也是一種罪孽——我運了一桶醃魚進去，我原是醃來自己吃的，可是壞掉了。我把它拿到市場裏——我心想把這些臭魚去換錢，他們準會揍我一大頓。可是不：在一兩個鐘頭當中全賣光了。莫斯科今天真是孽障

重重！」

「啊，這是真的！」聖像畫師喊了起來。

鄉下人瞥了他一眼，用一種確有其事的口吻接着說：

「有一道聖旨下來：在懺悔節邊把槍兵從牆上放下來，搬到城外去。他們有八千個呢，好吧，可是哪裏有這許多貨車呢？鄉下人又得吃苦了。郊區怎麼樣呢？責任郊區去準備馬匹運輸工具吧！」

城裏人光潤的面頰震顫起來了，他帶着埋怨的神氣對鄉下人點點頭。

「呀，你這個種田人！」他說。「你應當在冬天到城牆邊去走走。當暴風雪打中他們的時候，他們就開始搖擺起來。……我們驚嚇也足夠了！」

「當然，把他們一起掩埋要比較容易些。」鄉下人回答。「在奉獻日我們駕了十八輛貨車進去，我們還沒有停好，兵士們就跑上來了。『把車上的貨物卸下！』『什麼？爲什麼？』『不要多說話！』他們用劍威脅我們，他們把糧車翻了個身。我帶了一桶小香蕈，他們把它們扔了出來，這些魔鬼！『來，』他們叫着『到伐伐斯基門。』在伐伐斯基門我們看見三百個槍兵疊成了一大堆。『裝上去，你裝這

個，你裝那個！」因此我們一口東西也沒有吃，一滴水也沒有喝，馬匹也沒有餵，運那些死人一直運到黃昏。當我們回到村子裏，我們慚愧得連我們自己的臉都不敢看一看。」

一個陌生人來到桌子跟前，砰的一聲放下了一隻酒瓶。「獸子才等人把水拿給他喝，」他說。他昂昂然坐了下來，給每個人都斟上了酒；然後他做了一個眼色說：「祝你們健康！」他也不把他的鬚鬚揩抹乾淨，便開始咀嚼一片大蒜。他的臉是曬黑了的，生氣勃勃，他鬚曲的鬚鬚有好多根已經灰白了。

那個近視眼的鄉下人小心翼翼地从他那裏接過了酒杯。

「鄉下人是獸子——他真是獸子，你知道——可是鄉下人懂事。」他拿穩杯子把酒喝了，滿意地砸弄着舌頭。「這個早晨——你看見許多貨車到佛羅內茲去嗎？他們把我們鄉下人的皮一層層剝到骨頭了——付免役稅——付勞役稅——供給大貴族酒肉菜蔬——付過橋錢——如果你到市場去，還要付……」

有雜色鬚鬚的人張口大笑，露出了他長長的牙齒。鄉下人停了一下，又繼續說：

「好吧，現在是：爲皇上的貨車準備馬匹。他們甚至連我們的麵包都從我們手中拿走了。不，我親愛的朋友們。……祇要算一算村子裏還剩幾個人。還有些人哪裏去了呢？去找找他們看！現在差不多每一個人都準備逃走了。鄉下人祇要不餓飯就做做馱子。可是假使你——好吧，假使你把他們所有的東西全給拿走了，——他拉拉他的鬍鬚，鞠了一個躬——「鄉下人就穿上他的樹皮鞋，他要到什麼地方就到什麼地方去了！」

「到北方去——到湖邊去——到空荒的森林和草原去。」聖像畫師插嘴說。他挨近了那個說話的人，深色的眼睛裏閃着光。

鄉下人離遠一些說：「你少開口。」

城裏人看看四周，然後，倚在桌子上，低聲說：

「孩子們，這是事實——許多人都嚇怕了，到湖邊去了——那邊來得安靜。」他的鼓起的面頰震顫了。『祇有那些去的人能活下去！』

聖像畫師烏黑的眼瞳擴張得大極了，他對着那羣人一個一個看過來，他說：

「他說的是真話。我們在派萊克爲大齋節畫了六百個聖像。往年是簡直不夠供

應。但是今年我們在莫斯科却一個也賣不掉，派萊克大家全倒了霉。」

鄉下人霎一霎眼睛。有雜色鬍鬚的人哈哈大笑，嚼嚼他的大蒜。城裏人點頭表示同意，他忽然向周圍望了一下，厥起了嘴唇低聲說：

『還有烟草呢？在哪一篇聖經裏說起過一個人必須要吞烟？爲什麼一定要叫烟從人的嘴巴裏噴出來？爲了什麼？爲了四萬八千盧布竟然把西比利亞和所有的城市去給英國加馬丁爵士，讓他在那邊出賣烟草。還有一道聖旨：人民必須吸這種魔鬼的野草！這是誰的主意呢？還有茶，還有咖啡呢？還有紙牌——這些該死的東西！它們是反基督的孽障，紙牌就是！所有那些藥水——它們都是外國東西，路德派和天主教徒把它們交易給我們的！誰喝了茶誰就喪盡了勇氣——還有咖啡：它是靈魂的陷阱！是的，我寧願像狗一樣地死，決不把這種貨物放進我的店裏。』

『你是做什麼買賣的？』有雜色鬍鬚的人問。

『別說了，現在還有什麼買賣好做？德國人做買賣，我們祇能鳴咽。你認識歐梭和他的兄弟嗎——他們都是槍兵？我的店正好在他們的澡堂旁邊。現在再也沒有那樣的人了。他們倆全在絞盤上送了命。歐梭不止一次地告訴我：「我們受苦，因爲